

香祖筆記

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發行

新式
標點
香祖筆記全一冊

定價大洋七角

著者 新城王漁洋

標點者 永康陳益

出版者 上海掃葉山房

發行者 上海掃葉山房

代售處 各省各埠大書局



說部叢書，昉於漢魏，盛於唐宋以來，夫識大識小，皆載文武之道，雖聖人猶學之。士君子著書立說，豈苟然哉？大抵人品高，師法古，與會佳，兼是三者，其立言必雅馴，足以信今而傳後，他若稗史野乘，撫拾浮誕不經之言，用以誇示三家村農，及五都市兒已耳；大雅捧腹，吾無取焉。阮亭王先生，今世之古人也，與余交，素心莫逆，垂四十年；自其同官長安日，公退之暇，輒見其著書自娛，殆無虛日；聲詩古文而外，間隨筆爲筭記，要必貫串經史，表章文獻；即一名一物，異日可垂典故，備法戒者，乃錄之；否則略而弗書。比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諸書，次第行世。近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，屬校訂爲序，余受而卒業，或辨駁議論得失，或闡發名物源流，或直書時事，或旁及怪異，率皆精簡而不浮，如噉蜜者中邊皆甜，致有餘味。又如捉松枝塵，作魏晉清言，吐納風流，雖起王何諸子於今日，無以相難也，洵可謂閱覽博物君子矣！往余閱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記，服其簡核，次則德州田少司寇黔記亦有思致，二公與阮亭皆齊產，然平心品題，終當讓此尤勝，筆記十二卷，香祖，乃其軒名，義取室有叢蘭也；空谷不言，無人自芳，政可想見其人品耳。若夫師法古，與會佳，直阮亭之緒餘也夫。唐熙乙酉春日，西陂同學宋榮撰。

香祖筆記 自序

二

香祖筆記自序

愚舊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，刻于閩，居易錄三十四卷，刻于粵，皆有成書，壬午後，盡還京師，偶有見聞，筆之簡策，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，花時香甚幽淡，昔人謂蘭曰香祖，因以名之，凡十二卷，漁洋山人王十禎



香祖筆記

新城王士禛貽上

卷一

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初五日，文華殿經筵臣士禛，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陸文淵閣太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，禮部侍郎羅察，進講四書「樊遲問仁子曰愛人」一節，禮部尚書韓爌，工部侍郎舒輅，進講易經繫辭「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」四句，講畢，賜宴太和門。

初八日，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禛，以尚書侍班講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來道，右春坊右諭德兼修撰沈涵，進講四書「親親而仁民」二句，少詹事賽音布，翰林院修撰胡任輿，進講書經「惟德惟義時乃大訓」二句，講畢，賜茶文華殿門。

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題爲「逆惡之罪，既已正典于前朝，私豎之碑，豈宜傳流于後世，亟請乾綱勅毀，以儆奸邪，以垂鑒戒事。恭聞我皇上前歲翠華南幸，命修岳飛之墓，賜題于謙之碑，誠以此二臣者：忠貫日月，義壯山河，故特表而揚之，以風示天下。夫善在必彰者，則惡在所必殫。臣奉命巡視西城，前往西山一帶，查閱至香山碧雲寺，寺後峻宇繚牆

，覆壓數里，鬱蔥綿亘，金碧輝煌，疑是前代王侯寢宮；詢之士人，乃知爲故明罪惡滔天，磔尸身後，逆瑞魏忠賢之墓。墓上有穹碑二，屹然並立，合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，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尙膳監印務，司禮監秉筆，總督南海子，提督保和等殿，完吾魏公忠賢之墓。臣觀覽之下，不禁髮指，夫魏忠賢者，在故明天啓時，竊操國柄，屠毒忠良，惡貫滿盈，一時羣小，皆出其門，德碑生祠，幾徧天下，神人共憤，道路以目。至崇禎初年，罪狀發露，押往祖陵，潛行自盡，磔尸河間，迄今公論在人，尙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；乃幾輔近地，尙留此穢惡之蹟，僭越之制；何以儆巨慝昭大法哉？况當奉旨纂修明史之時，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，無不立傳表揚，以彰公道；光天化日之下，豈容奸孽餘黨，膽大潑天，目無三尺；仰祈天威乾斷，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，剗平其墓；俾天下後世，知凶惡之徒，不能追憲典于身前，並不能保墳墓于身後；其于聖明肅惡之義，不啻炳如日星，嚴如斧鉞矣」云云，奉旨，「魏忠賢碑墓，著交與該城官員，仆毀剗平，該部知道，」瓊賦詩紀事云：「彭蠡表天道，誅賞昭王綱，伊誰實職之，蘭臺凜秋霜，道惟鉏姦宄，庶以全善良。攬轡出都門，陟眺西山岡，廬舍匝阡陌，各各營農桑，厥俗一以樸，民氣尤悅康，

榛莽化蘭蕙，無復嗥豺狼。尋繇古佛刹，紺碧何輝煌，背負諸墓碣，封樹皆貂璫，逆閹塚
隄制，陵園相頡頏，穹碑矗霄漢，長松繞垣牆。以彼稔凶惡，萬死奚足償，搏噬縱鷹犬，
湯鑊烹鸞鳳，天地盡暝晦，白日無晶光，古多寺人禍，茲禍踰渾唐，國步倏艱危，社稷旋淪
亡。彼身已寸磔，墓胡留山陽，我見髮上指，衝冠心激昂，及此不鍾離，無乃忤蒼蒼。拜
疏請明旨，聖德奮乾綱，碑仆墓亦毀，狐兔將安藏。堯舜除四凶，海宇稱平章，誅惡及勝
國，來者心自感，岩壑滌穢濁，草木回芬芳，聊以佐史筆，憲紀于焉張。」瑗字遼若祁門
人，予辛未科南宮所取會元也。以編修改御史，一時賦詩紀事者甚衆，按工部郎中萬公燦
疏云：「臣於三月詣陵開工，過香山碧雲寺，見魏忠賢所營墳墓，碑石崢嶸，隧道深闊，
翁仲簪朝冠而環列，羊虎按駝馬以森羅，制作規模，髣髴陵寢」云云，則閹擅國柄時，自
營生壙已久，特旣誅之後，未有建議毀之者，故倖存至今耳。

羽紗羽緞，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，康熙初入貢，止一二疋，今閩廣多有之。蓋緝百鳥毳毛
織成，予按異物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尙方合百鳥毛，織爲裙，正視旁視，各爲一色，日中影
中，各爲一色，而百鳥之形狀皆見。然則古亦有之矣。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，

華貴無比，武后有集翠裘以賜倖臣，皆其類也。又蒲刺加哈烈出鎖袂一名梭服，烏龜爲之。紋如紈綺，今閩中最多，價不甚高，非羽紗羽緞比。

浙江巡撫某疏，明紹興府知府湯紹恩，於三江海口，築塘建閘，旱澇無害；逮我朝定鼎，洩水驅沙，靈異尤著，禦灾捍患，利益弘多，伏祈勅賜褒封祀典云云，下禮部議允行。

京師粥花者，以豐臺芍藥爲最：南中所產，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；近日亦有佛桑榕樹，榕在閩廣，其大有蔭一畝者；今乃小株，僅供盆盎之玩；佛桑重臺者，永昌名花上花，見菰林伐山。

鄧處士萬斯同字季野，與其兄斯大字充宗，同游黃太冲之門，充宗研精經學，而季野貫穿史事，于明代三百年典故，如指諸掌；史館總裁諸公，聘入京師，一切皆取衷焉。初先伯祖太師公（韓象乾）列傳汪編修（琬）倪檢討（榮）各有撰述，季野從實錄搜采十許事補入，視二君爲詳；其所撰宋季忠義錄十二卷，一卷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始末，二卷迄末，自江萬里文天祥而下，逮劉辰翁，凡四百六人，皆向來紀載所未備也。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卷，庚申君遺事一卷，補歷代史表六十卷，歷代宰輔彙考八卷，廟制圖

考四卷，河渠考十二卷，崑崙河源考二卷，儒林宗派八卷，羣書疑辯十二卷，書學彙編二十四卷，可謂通儒。壬午四月歿于京邸，甚可惜也。

自己卯順天鄉闈，乾清門覆試舉人後，直省考試官，自侍郎以下，概行開列，恭候欽點。壬午鄉試，以副都御史張睿主考陝西，御史吳甫生副之，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，工科給事中黃鼎楫副之，御史劉子章主考江西，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，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，湖廣巴海，（大理評事，予門人，）山東滿保，河南傅森，皆翰林滿洲人，山西孫致彌，戊辰庶吉士，副都御史御史庶吉士典鄉試，自是科始。

二十年來，京師士大夫，不復用金扇。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，繼又尚青陽扇，武林各色夾紗扇，未幾廢而不行，獨尚曹氏靴扇，溧陽歌扇，一時風會，雖小物亦然，殆不可曉也。

壬午七月，浙江巡撫趙申喬疏言：「浙省每科試卷一萬二千有奇，舊例，同考官僅十三人，不能徧閱，請增三員。」禮部覆允，併通行各直省，如有試卷數多，房考不足者，題明量行增加，得俞旨，是科浙闈解額，視江南之數，并著爲例。

丙子，予奉命祭西嶽西鎮，登鳳翔靈山靈鷲寺，見如來泥洹像，諸弟子有悲泣者，竊以爲疑；適觀世說顧敷七歲，言「當由忘情故不泣，未能忘情故泣」，「尋味二語，大有解會。」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，蒙恩賜御書「帶經堂」扁額，謹紀述于居易錄末卷，今年壬午四月六日，再蒙恩賜御書「信古齋」扁額，回憶戊午夏初，蒙恩賜「存誠格物」二扁，已二十五年矣。二十五年中，三蒙御筆題賜堂額，榮寵踰涯，宋學士蘇易簡獲賜飛白「玉堂之署」四字，一時輒侈爲盛事，臣之蒙恩，何啻什倍，恭爲摹刻，懸于蓬華之居，而什襲御墨于寶積，謹紀頒賜年月，以示世世子孫，勿忘報稱云。

壬午六月初九日，召集內閣九卿，及翰詹卿寺科道，各部郎中，四品以上官于保和殿。傳上諭云：「尋章摘句，華麗詞藻，非帝王之本，朕四十餘年，惟日兢兢，未嘗少釋，萬幾自警，有始無終之誚，念茲在茲也，政事之暇，頗好書射，歷年以來，所積臨摹字幅，賜卿等觀之，臣士禎得絹素大字一幅，共二十七字云：「惟正是視，玄黃匪惑，非禮不觀，儀型是則，愼爾所覲，無愆斯德，臨米芾，」首尾凡小璽三，曰淵鑒齋，（長寸餘闊八分，白文，）康熙宸翰，（方一寸三分，白文）勅幾清晏，（方一寸四分，朱文，）是年七

月二十三日恭紀。

浙江鄉試廣額，既奉特旨允行，順天府府尹錢晉錫上疏，以京畿國學首善之地，請照浙江例，增廣解額，禮部覆准，順天等府廣額十人，國學八人，奉天府一人，宣化府一人，八旗滿洲蒙古三人，漢軍一人，共廣額二十人。湖廣總督郭琇，亦以湖南北地大人衆，援例疏請，部覆准照浙江例，廣十三人。可謂一時石文盛事，然止順天國學浙湖三直省，而他省督撫，未及疏請，部議遂未之及，未免向隅矣。至予鄉爲孔子闕里所在，解額六十名，而至聖裔，四氏學二人，卽在解額之內，則視他省尤爲未均，惜無言之者。
梵言薛荔，猶此言餓鬼，出大藏服字函。

盤山拙菴（智朴）和尚，自江南還山，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于吳門，適朱竹垞（彝尊）太史自禾中來，會于滄浪亭，共賦詩見懷，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。宋詩云：「青溝闢就老烟霞，瓢笠相過道路賒，攜得一瓶豆苗菜，（菜名出盤山）來看三月牡丹花，因緣大事公能了，潦倒巖官我自嗟，好向滄浪亭子上，梅檀香裏奉袈裟，」「經行斜日且觀魚，黃鳥緡蠻入耳初，接席金風舊亭長，（竹垞）懷人蠶尾老尙書，（阮亭）

春深玉版容參悟，歲晚花宮待掃除，拂子一揮仍小住，空林明月暮鍾餘。」

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，以大同府人文勝前，疏請撤去門字號，照福浙總督侍郎郭世隆三十六年題請臺灣一府撤去至字號，與通省一體勻中之例。部覆得旨允行。

阿南巡撫侍郎徐潮疏言：「二程子後裔五經博士程佳璠病廢，請以其子程舉承襲，」

明弘治中，京口人錢寶者，善醫，嘗遊齊魯間，遇一老僧，能臥大雪中，雪爲不積，問其年數百歲矣。後至金陵居天界寺，撫摩能療諸疾，後尹蓬頭客于錢氏，錢偶言僧狀，尹曰：「吾師祖也，別來久尙亡恙耶？」已而尹去，老僧復至京口，錢爲述尹語，僧曰：「是吾孫也，」徐出度牒示錢，則唐大中四年所給，已八百年矣。僧秦人，不知名字。（見外史，）

唐時升叔達三易集，有南翔八老人詩，序云：南翔里有八老人，爲社，徐爵九十六，趙陸九十四，陸淙八十五，徐勣張樂俱八十四，董儒八十三，朱梓八十二，陸球八十一，居止不一二里；而耄耄相望，日杯酒談笑相娛樂，誠太平盛事也。詩云：「白鶴村頭春日曉，香霧濛濛百花好，蒼顏素髮八老人，花前置酒相傾倒，笑說鄰翁學語時，追談邑子知名早

，不知主客更勸酬，爭引曾玄互提抱，今年孟春甲子晴，占云麻麥俱豐成，坐中祭酒九十六，敬醑社翁旨且清，其間迭起拜更祝，但願脚健雙眸明，桂林從事八十一，只聞喚弟無呼兄，南村翳翳桑榆日，出且持杯歸散帙，但課兒孫種黍苗，何知道士餐芝朮，香山居士有遺篇，九十不衰真地仙，公等康健逢聖世，能無旦莫歌皇天，願炊香飯釀秫酒，日奉杖屨長周旋，正嘉遺事多訛謬，欲問鑾輿南幸年，魏學禮長林片葉集有九峯青厓先生年一百二十一歲詩，尤奇。

樂府「碧玉破瓜時」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：「功成應在破瓜年」洎後以六十四卒，破瓜者，二八也。老少男女，皆可稱破瓜，亦奇。

山海經云：「北號之山有木，狀如楊，赤華，其實如棗而無核，其味酸甘，食之不瘡，」此卽吾鄉之虛中棗也，出青城縣，漢上林苑有枏棗，見西京雜記，又東坡有與蒲傳正覓柿霜無核棗帖，元遺山有跋，見玉堂嘉話。

異物彙苑巴旦杏，出哈烈國，今北方皆有之，京師者實大而甘，山東者實小肉薄少津液，土人賤之不食，獨其仁甘，可以佐菹。

漢上林令所記桃十種，有櫻桃・含桃。含桃・卽櫻桃，且非桃類。

金剛鑽，形如鼠糞，色青黑如鐵石，產西域諸國，在鶯鳥海東青所遺糞中，以之鑄鏤，無堅不破，右齊東野語所記。或云扶南國剛金能切玉，扣以殺角則判，張洪使緬錄云：緬蠻地有木曰金剛纂，狀如棕櫚，枝幹屈曲無葉，剉以漬水暴牛馬令渴極而飲之，食其肉必死，此又草木之毒者而名同。

京官舊例，各衙門稱謂，有一定儀注，不可那移，如翰詹稱老先生，吏部稱選君印君，員外以下稱長官，科稱掌科，道稱道長是也。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，見聞頓異，各部司及中行評博，無不稱老先生者矣，此亦觚不觚之一也。

考工記韞人（音運）爲皐陶，鄭司農注：皐陶，古木也。

徐渭路史一條云：「唐時高麗貢松烟墨，和麋鹿膠造墨，名險麋，」此說杜撰陋甚，按險麋，漢縣名地，出石墨，卽今隴州之汧陽，見于漢官儀，其來舊矣，非始于唐，且與高麗無涉。

青藤山人路史云：中山酒，中山兔毫，並是應天府之溧水縣，非古中山也，不知何据，亦

出杜撰。

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。然其明妃曲云：「君王莫殺毛延壽，留畫商岩夢裏賢，」此三家村學究語，所謂下劣詩魔，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，而盲者反以爲警策。其後有彭三吾者，又云：「畫師休盡殺，夢弼要人圖，」轉入魔道矣。又胡虛白詠綠珠云：「枉費明珠三百斛，荆釵那及嫁梁鴻，」郎瑛稱之，皆所云「癡人前不得說夢」也。若永叔「耳目所及尙如此，萬里安能制夷狄，」所謂詩論，亦自近腐。

以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徐秉義，（前吏部右侍郎，）原任翰林院侍講徐元夢（滿洲人）爲順天考試官，二君皆癸丑科進士。

郎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：「詩如東野不言寒，書似西臺差少骨，」以西臺爲南唐李建中謬甚。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，非建中也；建中，宋初人，爲西京御史，故稱西臺，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，蘇黃常稱之，郎未知耶？

剛卯，或曰嚴卯，見王莽傳，或曰綈，（音開以，）見說文玉篇以正月卯日，作而佩之，服虔云：「長三寸，廣一寸四分，」晉灼曰：「長一寸，廣五分，或用玉，或用金，」

予于慈仁寺市中，曾見一枚，乃以象牙爲之，八分書，六十六字。又按後漢輿服志，「長寸二分，方六分，諸侯王列侯以白玉，中二千石以下墨犀，三百石以下象牙，」

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：「家住錢塘山水圖，梅邊柳外識林蘇，」郎瑛謂其不能守禮，出則擁蔽其面，時方食，不覺噴飯滿案。又謂謝無逸以胡蝶詩得名，號「謝胡蝶」後李商隱襲其語云云，則是以唐人蹈襲宋人矣。更可一笑。

已卯十一月，熊青嶽太宰拜相時，宛平胥庭王公爲首揆，沁州吳公銅川次之，而孝感乃故相再入內閣，或疑其位次，王公云：「若熊公徑以大學士召還，自當爲首揆，今以禮書召遷吏書而始大拜，是由尙書大拜，非以大學士召還也，不當讓，」熊遂次吳，而桐城張公敦復又次熊，及王公引疾，則丹徒張公素存爲首揆，銅城請告歸矣。（熊乃王教習門生也，）

御史劉子章條奏外官禁止多帶家口，下吏部議，督撫止許五十人，藩臬四十人，道府三十人，州縣十五人，違例者革職。下九卿詹事科道集議，予謂自督撫已下皆遞減十人，胡爲州縣之于道府，頓減其半也，衆寔之，乃定爲二十人，而女口不與此數，違例者止于降級

，再奉旨以旗員差多，許倍之。

辛巳冬杪，得倪林雲喬柯竹石小幅，澹逸絕塵，題字尤古勁，真蹟也。詩云：「隱士江陰許士雍，錫山湖裏泊烟篷，秋來鱸膾蓴羹美，亦欲東乘萬里風，」後署甲辰八月倪瓚（雲林故居在厚山，地名厚陽，）

庚辰三月，朝陽門外東嶽廟火，殿廡皆燼，獨左右道院無恙，特發內帑，并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員捐助，仍以裕親王監視之，閱歲始畢工，親臨幸焉。廟中仁聖帝，炳靈公，司命君，四丞相像；皆元昭文館大學士，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劉元所塑。元最善搏換之法，天下無與比，至是皆燬于火。

羅泌路史云：「巢父友許繇樊豎，繇居沛澤，其道日光，堯朝焉而追之，父適聞之，洗耳于潁，豎方飲其牛，乃歐而還，」子萃注：「豎字仲父」然則洗耳者巢父，飲牛者則樊豎又別自一人。妄說紛紛，諸子識緯之書，杜撰大抵如此，可發一笑。

蟲牢地名，見春秋，其地在今河南之封丘縣。然路史雜國名，又有蟲氏，牢氏，蟲氏條下曰：「邾地，後有蟲氏，牢下曰：「古牢子國後有牢氏，」